

【書評書訊】

人世間的星雲傳說

——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評說

希古 曲塘

南京大學

二〇〇〇年元月，在馬來西亞國際佛光青年會議上，星雲大師的弟子們曾描述著這樣的細節：年事已高的星雲大師，冬日在晴暖的佛光山高處，每每翹首東北望，神情平靜，默默唏噓——這時候應是故鄉揚州下雪的時節了。聽了這樣的細節，我們內心為之一動：這是怎樣一位老人啊，既在孤峰頂上，又觀人間煙火。慈悲的法水裹挾著鄉愁，般若的清涼，念及國土的莊嚴、故土的祥和，生民的和樂、親人的安康……法水和著鄉愁，大師胸中有兩岸間澎湃的海水嗎？大師眼中有凝望人間的淚光嗎？翻開天下遠見出版的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一書，我們進一步走近人間佛教，走近大師。

數十年來，星雲大師在台灣乃至全世界躬身踐行的「人間佛教」已經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功績，台灣的佛教信眾與日俱增，佛教影響力不斷擴大，佛教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事之景。滿義法師在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一書中，對星雲大師一生弘揚「人間佛教」的不懈努力做了全面而又細緻的歸納和總結。星雲大師懷著極大的熱情與悲願，孜孜不倦地為「人間佛教」努力了幾十年，創造了台灣甚至是整個佛教史上的奇蹟。星雲大師革故鼎新，他另闢蹊徑，從原始佛典中尋找依據，實現了將佛法與世法、佛法與現實、佛法與人生融和在一起的「人間佛教」。滿義法師將大師多年以來獨特的弘法方式稱之為「星雲模式」。

改善現實人生的生存狀態才是佛陀的本懷、佛教的真義，而後世往往忽略了這一點。學佛者不應以為脫離人間才有佛法，其實，自古以來，一切的佛與菩薩都是在人間成就道業的。釋迦牟尼成佛後不是自圖清寧，而是悲憫沉溺於生老病死苦海，貪、瞋、癡三毒熾盛，陷於邪知邪見迷障之中的芸芸眾生，不辭艱辛遊化五印，廣泛接觸、化導社會各階層人士。其弟子不僅有王公、大臣、后妃，也有屠戶、妓女、土匪與奴隸；不僅有博學之士，也有數月學不會一偈的文盲；不僅有德高望重的老人，也有頑皮的童子。他組建起一千多人的龐大僧團，雖深受弟子們的推尊敬禮，卻從不以統攝者自居，說「我亦在僧數」、「我不攝受眾」。他不僅給弟子們以言教，還予以身教。如服事病比丘洗滌；給盲比丘穿針；為弟子裁衣，或掃地或汲水或修房，完全將修行與人間生活有機地結合起來。當他的國家遭到入侵時，以深切的愛國之心兩度去阻諫敵軍。雖然修行已得大成就（三明六通等），卻從不妄顯神異，在衣

食住行及生老病死諸方面示同常人，但這絕不影響他的偉大。他圓滿覺悟諸法事理，人格高尚，舉止安詳，言行清淨，導人爲善，導人求真，導人離苦得樂乃至解脫生死，即使在現代人看來，釋迦佛的嘉言景行也是值得敬仰懷念的。《阿含經》和律典中記述的釋迦佛的種種教誡及他所示範的人間生活，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年佛陀的思想和生活情形，寓含著深刻的道理，是我們今天提倡「人間佛教」的基本依據。

佛在世時佛爲法本，一切依佛說；佛滅度後，佛弟子結集佛法而流傳於世，始有佛教。後經幾百年分化爲各種部派，之後五、六百年間由於部派相爭，佛法的真相無法顯現，於是龍樹菩薩起而破斥，抉擇各派，以般若義造《大智度論》、《中論》等，爲第二次之綜合整理。自後學人又因不得其中真義而起紛爭，至八、九百年無著菩薩又以《瑜伽論》等爲第三次之綜合整理。此爲印度佛法流傳之情形。然此後大小乘之紛爭，仍日盛不已，因再無綜合之研究及全面之整理者，故漸由紛爭而至滅亡。星雲大師承擔的就是這樣的歷史使命，他主張「八宗兼弘」，將佛教的各個宗派融和到「人間佛教」的宏偉事業中。他對佛教的各家各派做了精煉的歸納總結：「密富禪貧方便淨，唯識耐煩嘉祥空，傳統華嚴修身律，義理組織天台宗。」在佛光山，大師也以這種思想教化他的徒眾，他讓弟子慈惠研究原始佛教，慈容與慈嘉研究社會福祉，慈怡研究佛教史，依嚴和慧開及永本研究天台，滿庭研究三論，依空和依淳研究華嚴，依昱研究唯識（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，第十七頁），以使各家各派融會貫通，佛教不再支離破散。不僅如此，大師更以博大的胸襟、宏偉的氣度試圖將各種宗教相互融和。在大師的眼中，世界應該是圓融無礙的，不應有種族和國家的衝突，宗教與民族的分歧。這是星雲大師崇高的理想，雖然在現階段還無法實現，但大師已經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讓西方世界看到了東方宗教的寬容。

根據佛教的根本教義，如緣起論、三法印等理論來看，佛法是不離世法的。其實佛經在這方面的論述很多，而且十分明確。如《法華經》說：一切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《六祖壇經》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」《因明入正理論疏》說：「菩薩求法，……當於一切五明處求」等。

大乘經典中充滿了讚美菩薩入世度生精神的文字和典故，如說「未能自度先度人，菩薩於此初發心」、「不爲自己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」、地藏菩薩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等等。典型的如《法華經》中的常不輕菩薩、觀世音菩薩，《華嚴經》中的善財童子、普賢菩薩，《維摩經》中的維摩居士，《地藏經》中的地藏菩薩等，他們廣修四攝六度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一切都是爲了「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」，被廣大佛教四眾弟子引爲學習的楷模。小乘經典如佛傳和本生、本事類的經文中也大量記載了菩薩入世度生的感人故事。

中國佛教依據般若中觀學說的「不二法門」，提出現象與本體圓融無礙，「真俗不二」，「體用相即」的佛教哲學。真諦詮空，俗諦詮有，性空不乖相有，相有也不離性空，理事無

礙，故不二。「真俗不二」，「即煩惱是菩提」的理論，主張出世不離入世，生活日用即為佛道。禪宗尤為突出，寄坐禪於日常生活之中，說「平常心是道」、「不修不坐，即是如來清淨禪」等，這也正是「人間佛教」的本意所在。

自清朝末年太虛大師始倡「人生佛教」，數十年來一直是整個佛教發展的主流方向。印順法師作為太虛大師事業的繼承者，繼承和發展為整體的「人間佛教」理論，他把太虛由人而佛的理論擴展成一個嚴整的體系。星雲大師則是「人間佛教」的真正實踐者，他將「人間佛教」提煉為：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；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，都是人間佛教。」更重要的是，他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，真正發揚了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，使佛教不僅在台灣迅速擴大影響，更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產生了強大的號召力。

星雲大師特別強調了一點——佛教應該是歡喜的宗教。星雲大師認為：

誠然佛陀慈悲教誡世間是苦、空、無常，但他同時也指示對法樂喜悅的追求。因此現世悲苦的實相，不足以代表佛教，佛教的真相是禪悅與法喜。佛教有慈悲喜捨的內容，有利樂人間的聖道，有極樂淨土、琉璃世界的美妙樂悅。

佛法中有生忍、法忍和無生法忍，星雲大師提倡以「你對我錯，你大我小，你有我無，你樂我苦」的心態行樂人間，也就是通過生忍和法忍以達到無生法忍的最高境界。

星雲大師在學佛的方式上提倡「菩薩行」，即學佛要從五戒十善做起，由四攝六度擴充，進而得大解脫、大自在，達到永遠常樂我淨的境界。這是對現實生活最有助益的佛法，也只有這樣，才能實現佛陀救苦救難、造福人類的悲心憫志。

在科技高度發達，資訊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後現代社會，信仰逐漸淪落，社會上對終極關懷的追求越來越少。「人間佛教」在這種背景下發展壯大，正適應了這種社會發展要求，「人間佛教」的理想便是淨化世間，建設人間淨土。「人間佛教」是此岸的、入世的、今生的，他對傳統佛教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使之走出山林，走向社會，完成了佛陀在世間的宏願。

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對星雲大師的弘法、傳教、生平，乃至「人間佛教」的義理、源流都做了全面的歸納。使讀者可以高屋建瓴，從整體上宏觀地把握「人間佛教」的真諦、星雲大師的真心，實為當代佛教著作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滿義法師將星雲大師的弘化方式歸納為四點：說法的語言不同，弘化的方式不同，為教的願心不同，證悟的目標不同。

在說法的語言不同中，他總結道，星雲大師的說法是從人的立場出發，能夠掌握時代脈搏，以佛法滋潤世間心田。大師的說法善於舉喻說譬、觀機逗趣，在回答問題時一針見血。這一部分是大師與其他法師區別最顯著的地方。星雲大師總是不以「名相解釋名相」，而是從根本的佛法出發，以通俗易懂、妙趣橫生的語言來解釋枯燥艱澀的義理名相。這樣的說法使得一般人心中都能對佛法的真諦得以了悟，而不會在艱深的佛理面前望而卻步。這樣的說法，緣於大師豐富的閱歷，緣於大師對佛理深透的領悟，緣於大師普及佛法的願心。另外，大師數十年來一直能言行一致，信守承諾，並且終生躬行不悖。當年他出家時年僅十二歲，只因爲已經「承諾」對方要出家，就毅然選擇了這樣一條永不悔改的人生路。大師平時更是非常守時，無論大小約會，他都會提前赴約，從不讓對方等待，幾十年如一日，以言傳身教來開化眾生。這也是佛光山得以名揚海內外，追隨者數以萬計的原因之一。

在弘化的方式不同中，滿義法師講道，星雲大師以教育事業、文化事業、慈善事業等弘揚佛法，從而達到提昇僧伽素質，淨化社會人心，並使佛教走向國際、走向現代化的目的。這一部分對大師多年來的功德以及產生的影響做了總結。一九三九年，十二歲的星雲大師在南京棲霞寺出家，曾參學金山、焦山、棲霞、天寧、寶華等禪淨律學諸大叢林。一九四九年，大師來到台灣。此後，他不但在一九六七年開創了現今世界聞名的佛光山道場；更在數十年間開辦了十六間佛學院、四所大學、二十六間圖書館；主持翻譯了數種經典，創辦了《普門學報》。三十年間，佛光山多年以來一直倡導：以「文化」弘揚佛法、以「教育」培養人才，以「共修」淨化人心，以「慈善」福利社會；並以實踐「人間佛教」的立場，本著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地藏等四大菩薩的慈心悲願，希望佛光法水普被全世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。

在爲教的願心不同中，滿義法師認爲，星雲大師的弘法廣納法界，包羅萬象，從個人到大眾，從本山到教界，從佛教到異教，從僧眾到信眾，從慈善到文教，從人權到生權，從國際到本土，從統一到和平，都蘊藏於星雲大師的悲憫之心。從這一部分，我們可以一窺大師寬闊的胸襟和廣泛的視域，他的所見、所想、所爲都非常人能及。

在證悟的目標不同中，滿義法師列舉了星雲大師「人間佛教」的思想源流、理念實踐、藍圖建構、淨土建設，對「人間佛教」做了深入細緻的剖析。秉持佛陀重視現在、慈悲喜捨的本懷，佛光山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，提倡「人間佛教」的人間性、生活性、利他性、喜樂性、時代性、普濟性，在不同的時空因緣裡，弘揚「人間佛教」，開創佛光淨土。

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以對星雲大師的思想評價爲主線，緊緊圍繞佛教的人性化這一核心，對星雲大師的佛學理念展開了深入的闡述。全書內容翔實，列舉了「星雲模式」與眾不同的各種特點。

滿義法師是高雄縣路竹鄉人，俗姓李。一九六〇年出生，一九八六年佛光山叢林學院畢業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於美國洛杉磯西來寺受具足戒。法師愛好讀書，擅於文字，前後擔任佛光山《覺世旬刊》、《佛光通訊》、《佛光世紀》等編輯及佛光山都監院文書、法堂書記

室書記多年，忠實記錄大師開示內容，如《佛光世界》、《迷悟之間》、《星雲法語》、《普門學報》中「當代問題座談紀實·佛教對各種問題探討」單元等。二〇〇〇年四月擔任《人間福報》主筆，現任為佛光山傳燈樓人間佛教研究室研究員。滿義法師與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，談論起星雲大師和「人間佛教」自然是信手拈來且深入細緻。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便是滿義法師的集大成之作，積聚了她二十年來對星雲大師的感念以及對「人間佛教」的體悟。

星雲大師將「人間佛教」的理想具體化、細節化、全面化，從日常生活、政治衝突、科技發展等各個方面對「人間佛教」進行了新的闡釋：佛教是現實人生的佛教，不是隱遁山林的佛教，因此，佛教應該對現實生活有所裨益，對世間百象做出解釋。從而，佛教才能從經院中走出，更好地與社會人生相結合，使佛法在世界範圍內發揚光大，以建成世界範圍內的「人間淨土」。滿義法師以二十餘萬字的文章勾勒出星雲大師四十餘年間敦行「人間佛教」的行誼、事功、言教，使讀者對星雲大師以及「人間佛教」可以有一個全方位、多角度的理解。

虛懷若谷，仁心廣施，此另一種意義上的「空」，空故納萬物。佛性平等，非關聰愚，是心靈的而非心機的，心靈無深淺之分。悲天憫人，人道關懷，體現在星雲大師身上，就是人無分老幼，物無分貴賤，眼望處盡是歡喜。星雲大師的大開大闢，承擔了璨璨星空、渺渺生命。滿義法師的嘔心之作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，帶我們領略了現世間的星雲傳說。